



后全球化时代清华的国际化道路

史宗恺主持，嘉宾：郭毅可、张建伟、范宝龙、占新民



范宝龙

我们每一个同学、每一个校友共同写就了清华的历史，所以我觉得，讲清华的历史，最重要的是清华的精神，清华的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和“行胜于言”校训校风如何影响着我们的一生。清华校史研究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，要把这样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，使得清华精神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；使得清华学子无论到了世界什么地方，仍然能够以清华的精神来激励自己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完成自己一生的使命。



占新民

我在清华读了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也在清华当了一年老师。清华给我印象最深、体会最深的，一个是清华优良的体育传统，还有一个是社会责任感的培养。这种责任感，不仅仅表现在工作上，还表现在对国家、对民族的责任感上。虽然现在我们在欧洲工作，但也还是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前途。



张建伟

我昨天从纽约回来，在纽约待了四天，每天早晨都跑7.5公里。我在清华读本科的时候，还游过一冬天的冬泳。那会儿，四点半大喇叭一响，所有学生全部轰出教室，走向体育场。运动增强了体魄，锻炼了意志，让我们受益终身。另外，在校期间，许多优秀、聪明头脑的互相碰撞，使我们的素质和信心得到了很好的磨练。走向社会后，不管在科研、创业还是教学方面，我们都会主动地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抱怨问题，这种品质也是清华人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当然，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：清华的传统把学科分得比较细、比较专，这和现在创新创业的环境下要求学科交叉不匹配；再有就是学校对语言的要求偏低，而未来国际化

人才一定要有强大的语言能力，以便吸收新知识，了解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前沿发展方向。



说到清华历史有哪些转折性的变化时，各位学长都知道梅校长、蒋校长等。我给大家说说刘达校长，在清华历史的转折

期，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刘达“文革”后被中央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。当时清华在绵阳有一个分校，那是清华无线电系在“文革”之前作为三线建设，被搬迁去的。“文革”后，中央决定将这个无线电系从清华分出去，划归总参，当时邓小平都签了字。绵阳的这批校友和老师认为划出去对清华有重大损失，便派了一个女教师回到清华，在工字厅门口一直等着刘达，向刘达反映了这件事。刘达深以为是，专门去找了邓小平。邓小平也认为清华的诉求有理，重新签字，让无线电系回归清华。

“文革”之后，百废待兴，清华学堂的教学条件相当差，有人建议把它拆掉。刘达说这是清华的宝贝、是清华的象征，不能拆。



我们家三代都是清华人，我的祖父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清华文学院，师从赵元任；父亲上世纪50年代在清华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攻读研究生。

关于清华的教育，有一点我感觉非常深刻。清华解决问题，也提出问题。清华人提问题很厉害，比如为什么要“无问西东”，为什么东西方对科学治学态度不同，导致科学发展现状不同。清华人擅长解决问题，也要擅于提问题。

清华人有这样的特点，总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，有些狂妄、有些天真，更多的时候有些执着和自信，应该对这个国家、对这个民族负有责任。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，形成清华学子的品质，也是让我受益匪浅的。



清华的发展，从最初的中西文理贯通，到上世纪50年代变成一个多科性的工业大学，再后来90年代又成了综合性大学，强调厚基础、重实践、求创新。在清华新百年的征途上，在全球化、国际化的大环境里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？应该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教育和价值观？需要我们去思考、去创新。



马约翰与学生运动员在体育馆前亲切交谈。（左一马约翰、右二夏翔、右一王英杰）



史宗恺



郭毅可



史宗恺